

越南番客回闽记

■洪梅笑

去年五月的一天,家里来了四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。他们坐在大厅里,低头翻着族谱,四周静谥无声,只有族谱被一页页翻动的声音。公公神色有些激动,又有些紧张。

“对!没有错。我们兄弟七人的名字都是对的。就老八没有记录。”一位60多岁的男子激动地说着,他的口音有点像闽南话,又有点不像。后来他们告诉我们,他们说的是潮汕话。这四个人来自越南,他们是公公的堂兄弟姐妹。我仔细一看,他们的轮廓确实和公公有几分相似。血脉的相连真是太奇妙了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回到故乡。这一路上,他们换乘各种交通工具,终于回到父辈心心念念几十年的故乡,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亲人。

公公的父亲有三兄弟。1940年左右,三叔公为了生计下南洋。当时三叔公才十多岁,在老家还未成家。那个时候,国内内忧外患,大家的日子都很艰难。南洋一带发展相对好,赚钱也容易点。于是很多闽南年轻人铤而走险去南洋打拼。

三叔公刚到越南是在码头当搬运工。他聪明能干,又肯吃苦。当然,异国他乡奋斗的艰辛不是三言

两语就能概括的。后来,他在越南娶妻生子,把家安在了越南。

三叔公会按时给家里寄钱,给老父亲老母亲寄钱,也给两个哥哥寄钱了。公公回忆,当时三叔公都是圣诞节寄的钱,等老家这边收到钱大概就是过年了。这些钱在当时就是“雪中送炭”,帮助一大家子过一个好年。

三叔公从十几岁去越南,一直到六十多岁去世都没有再回来。不是他不想回来,而是时局不允许。后来时局允许了,他的身体却不允许了。这是许许多多“番客”的无奈。

他除了给老家亲人寄生活费,还寄钱回来盖了房子。闽南人奋斗一生的终极目标不过是“起大厝”,他盖房子是为归途做准备,只是房子建了,又旧了,最后塌了,他都没能回来住上一宿。

三叔公去世后,他的大儿子一直有与公公的大哥保持书信联系。大伯曾经两次去越南找他们,把他们的名字抄回来入了族谱。他们虽然是在越南出生长大,但是三叔公一直让他们接受中文教育,他们是看得懂族谱里的汉字的。

时光匆匆,岁月催人老。后来三叔公的大儿子去世了。再后来,大伯也去世了。他们这次回来之前,曾经多次拨打大伯当年留下的

电话号码,只是电话那头已经无人接了。

于是,他们找到了一个老家寄过去的老信封,就这样揣着那个泛黄的信封踏上回故乡的旅程。他们先坐飞机到厦门,然后从厦门打车到了我们镇上。我们村名十多年前变更了,除了老一辈的人,现在的年轻人是不认识旧村名的。

后来他们向摩托车司机打听,并让摩托车司机把他们送到我们村委。信封上的署名是大伯,村委的工作人员认识大伯,也认识公公,于是给公公打了电话。公公一开始还以为骗子呢!虽然这次的相聚他想过无数次,但是真实实现了,他又不相信。

公公把他们接回家里。虽然我们未曾谋面,却觉得好像认识很久。大家回忆着往事,感慨万千。那个信封还在。只是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已不在了。

公公带他们去看三叔公寄钱回来盖的房子,走过当年父辈走过的那条小巷,抚摸着墙上的斑驳痕迹。公公还带着他们去公妈厅祭祖,一串鞭炮在公妈厅的院子响起,这次的探亲之旅圆满结束。

这一次动人的相逢背后,是一个又一个泛黄的信封,是那一本翻了又翻的族谱,更是父辈一句又一句的口语接力。我们拥抱着说再见,相信我们一定还能再见!

我的番外公

■何平娟

小时候,爸爸这边的长辈总是喊:“恁番仔公(你南洋公)。”我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,心里还偷偷想着,我外公一点都不“番(不讲理)”呀!那时被叫番仔,说明有海外关系。

外公特别喜欢拍照,逢年过节要拍,外出也要拍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四年级,外公特意拿着相机,带着我们姐弟仨去洛阳桥拍照。我还记得外公家有一张应该是他去深圳拍的照片,戴着墨镜,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外公超级酷。

很多记忆慢慢模糊了,但我一直记得外公家有一口锅,可以现煮现吃,什么食材都可以放进去煮。长大之后我才知道,那是铜炉火锅。20世纪90年代初,能这样吃火锅,真的是非常前卫时髦。说到吃,小时候每次要去外公家,一边满心期待可以吃到很多好料,一边又有点战战兢兢。外公个子很高,手臂还有刺青,左青龙、右白虎,自带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。而且他对餐桌礼仪要求很严格,饭前要洗手,食不言寝不语。看似威严,实则慈祥。

后来我考入三中,外公特别开心,那时候外公身体还很硬朗,时不时来学校看我,还带我出去改善伙食。他常带我去牛肉店,点一碗牛肉羹,再加两个大肉粽。说实话,两个大肉粽我根本吃不完,又怕辜负外公的心意。外公常常叮嘱我:“阿媚(小女儿),好好读书,将来去新加坡留学。”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总这么说,后来才慢慢明白。外公心里,应该是想把他父亲的骨灰从新加坡接回来,只是世事复杂、身不由己,这件事最终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。后来我参加工作,而外公年纪大了,不幸中风,行动越来越不方便。他很信任我,把医保卡、银行卡都交给我。我每隔一段时间,就会去帮他买日常的药和生活用品,陪他坐坐、唠唠家常,和他说说我的工作琐事。

2009年年底,我准备结婚。那时候外公已经病重,意识也不太清晰,但他心里始终记挂着我的婚事。很多人他都记不清了,却还能准确叫出外孙女婿的名字。第二年开春,外公永远离开了我们,去和他的爸爸妈妈团聚了。

我人到中年,泪点变得很低,平时不敢轻易回忆,可那些深藏心底的往事,总不经意涌上心头。小舅说得对,我和我妈是最幸福的。两个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,又是女孩,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,我妈都可以读到高中,何其有幸,我妈能被外公疼爱、我被外公偏爱,这也是番仔公男女平等和重视教育的超前理念庇护着。

跨越岁月的温柔与宠溺,是我这一生最珍贵、最温暖的底气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骆愉

观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银幕里动荡年代的南洋漂泊、游子他乡的浮沉岁月,层层撞入心底。光影流转间,我不由想起新中国成立前远赴南洋、闯荡谋生的父亲。跨越百年的时代缩影高度重合,电影里的悲欢流离,皆是父亲半生真实的写照,让我满心感念,久久难平。

父亲的少年岁月,被旧时代的苦难裹挟。十三岁那年,命运骤起风暴,至亲相继离世,家道零落无依。年少的他与大伯、五叔相依为命,在故土的贫瘠与困顿中苦苦挣扎。为求一线生机,他曾挑着担担走街串巷,躬身耕作田地、下海种养谋生,尝遍人间疾苦,受尽岁月风霜。

乱世流年,故土难安。新中

国成立前,为挣脱贫苦绝境,二十余岁的父亲毅然背井离乡,踏上过番下南洋的坎坷征途。孤身远赴马来西亚槟城,从此告别故土烟火,在陌生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。彼时的南洋谋生艰难、前路渺茫,无依无靠的父亲,为糊口度日,受尽奔波劳碌之苦。

在槟城漂泊的漫长岁月里,父亲做过最底层的苦力,熬过困顿清贫的日子。为养家糊口,他日日穿梭在槟城的街巷,踏三轮车载客谋生。烈日暴晒、风雨侵袭,车轮碾过异乡的阡陌街巷,载的是生计,扛的是全家的希望。他住简陋破旧的房子,食粗茶淡饭,省吃俭用、勤俭自持,从不奢靡浪费,一根廉价烟丝、一根火柴都倍加珍惜,把所有辛苦隐忍于心,默默扛起生活的重担。

烽火乱世之中,家国情怀始终萦绕父亲心间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心系故土安危,短暂归国,待时局稍定,又重返南洋继续打拼。半生南洋漂泊,饱尝离别之苦、异乡之寂,历经世事沧桑,却始终守住本心。闲暇之时,他爱品读史书、畅谈古今,虽身处异乡,从未忘却故土家风。

岁月辗转,饱经风霜的父亲,最终选择叶落归根,重回故里安居。半生南洋闯荡,一身风雨归来,他依旧勤俭质朴、正直善良,一生兢兢业业,用半生拼搏撑起整个家庭,以言传身教涵养子孙家风。

观影思亲,泪湿衣襟。电影落幕,温情长存,而父亲下南洋的漂泊岁月、坚韧风骨,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。四十五年光阴流转,岁月匆匆流逝,我对父亲的思念从未消减。那些南洋风尘、三轮车轮辙印、半生隐忍担当,都是岁月最珍贵的印记。父亲的风骨与大爱,伴我岁岁前行,余生漫漫,唯以绵长思念,敬念半生风霜、一生善良的父亲。

一部影片,唤醒一代人的南洋记忆,也翻涌我藏于心底的寸寸春晖之念。父辈们远赴重洋、负重前行,以一身孤苦换阖家安稳,以半生风霜筑后辈安宁。他们沉默坚韧、质朴善良,把苦难藏于岁月,把温柔留给人间。山河无恙,家风长存,我唯有常怀敬畏与感恩,不负先辈奔波、不负岁月深情,岁岁追思,永世不忘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